



洪帮血火记

尹兴家著

87
I247.5
2450
3:1

BK60/26

长篇小说

洪帮血火记

上册

尹兴家



德宏民族出版社

B 208777

内 容 提 要

作品写抗日战争中我党组织在汉江流域团结、引导民间组织——洪帮及其代表人物双龙头大哥，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

双龙头大哥郝老大，与国民党地方军鄂中游击总指挥鲍佛先，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地下党派黄一刀帮助郝老大工作，发展地方武装，历尽艰辛，终于使这支人数众多的民间洪帮组织走上抗日道路，双龙头大哥也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战士。

作品反映了一独特的社会生活面。情节惊险曲折，迭宕多姿，引人入胜，是写民间组织——洪帮生活的难得之佳作。

洪帮血火记（全二册）

尹兴家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1.81 字数：469,144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0

统一书号：10258·22 定价：1.75元







紅心大將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鲍佛先走马上任 | 郝老大割耳代头…… | (1) |
| 第 二 回 | 除异己铤而走险 | 保码头浴血奋战…… | (21) |
| 第 三 回 | 挽危局破釜沉舟 | 气挡道横刀对父…… | (38) |
| 第 四 回 | 遭横祸郝家喋血 | 施恩典六叔赠刀…… | (54) |
| 第 五 回 | 掷飞刀侠女逞能 | 除机枪奇男破阵…… | (74) |
| 第 六 回 | 巧相遇侠女莫辨 | 又重逢龙哥不识…… | (92) |
| 第 七 回 | 迎功臣鸣铙响枪 | 见名片丧魂落魄…… | (106) |
| 第 八 回 | 访县令初次交锋 | 生疑团五关考将…… | (123) |
| 第 九 回 | 揭老底一语镇邪 | 警愚顽片言发赅…… | (140) |
| 第 十 回 | 闯宴会泄露天机 | 借酒席开宗明义…… | (159) |
| 第 十 一 回 | 摆酒考酒醉心明 | 审疑案疑窦又生…… | (176) |
| 第 十 二 回 | 搭架子勾起思绪 | 上祭台激怒仇心…… | (191) |
| 第 十 三 回 | 曹老六夺路脱险 | 黄一刀劝谏被缚…… | (206) |
| 第 十 四 回 | 下狠心龙舟水祭 | 忆伤仇杀气逼人…… | (220) |
| 第 十 五 回 | 斗室中思议计策 | 书斋里密谋鬼招…… | (237) |
| 第 十 六 回 | 促抗战广场演戏 | 念檄文台前斥奸…… | (251) |
| 第 十 七 回 | 摆罪证群情义愤 | 树大旗鼓舞人心…… | (269) |
-

第十八回	布三关人仰马翻	掐八字石破天惊……	(286)
第十九回	逛街市当众舞刀	闹戏园怒惩恶少……	(303)
第二十回	想妙策街头谈判	存祸心四围开枪……	(321)
第二十一回	传指令戳穿诡计	解危局暗渡陈仓……	(342)
第二十二回	过险关九死一生	进靶场七上八下……	(363)
第二十三回	黄一刀泪逗四姐	鲍老二酒骗龙妹……	(380)
第二十四回	出恶语置人死地	见情人重播生机……	(398)
第二十五回	心狠毒恶人告状	水搅浑好汉遭难……	(418)
第二十六回	一敲锣红堂大开	两遍香白刃难下……	(436)
第二十七回	听申辩令人难断	见天书逐客终场……	(453)
第二十八回	打掩护引起虚惊	诉衷肠增添爱情……	(470)
第二十九回	趁大乱又施诡计	无细虑再入陷阱……	(489)
第三十回	送情报茶馆打斗	追大哥血溅街头……	(508)
第三十一回	对枪口力镇歹徒	亮虎符治住凶汉……	(526)
第三十二回	县城里调兵遣将	码头上刀光剑影……	(545)
第三十三回	祠堂前忠奸决斗	病床上真伪挑明……	(560)
第三十四回	偷袭队车翻堑壕	掩护组舟陷包围……	(576)
第三十五回	三水鬼暗翻战船	两侠女秘逮老叟……	(592)
第三十六回	斩败将骂中留人	围县衙白鬼扑身……	(609)
第三十七回	动武功威逼书生	亮血刀震慑县令……	(627)
第三十八回	舍家父假哭灵堂	寻老叟真揍情侣……	(643)
第三十九回	识歹心怒斥逆子	知不轨刀对义妹……	(659)
第四十回	弃前嫌相好携手	求大同国共合作……	(674)

第一回 鲍佛先走马上任 郝老大割耳代头

戊寅年七月十五，鲍佛先就任鄂中龙湖县县长兼保安司令。国府鄂中行察公署专员兼游击总指挥石右灵中将，对鲍佛先这位姨妹夫不拘一格、重用提携，委任状上还挂了鄂中游击“副总指挥”一职，授衔“少将”。此令颁布，朝野震惊，纷纷窃议，然又能奈何？接印仪式在流亡公署新址——湖北随县大洪山里的长岗店举行，文武百官，趋之若鹜，谄奉恭攀，如蚁附膻，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是日午后，鲍佛先偕夫人梅小仙谢别姨姐夫，告辞众官员，离山南下，捧印上任。随带两个骑兵排，一色双枪，保镖护送，甚是威风。新司令座骑居中，戎装新着，金星闪耀，派头十足。少夫人伴行于右，年小一倍，妆扮之后，更显妖艳。骡马队伍，鞭催蹄疾，不停不歇，出随县、穿京山、过安陆，日终前已入龙湖县境。此时，夕阳衔土，暮霭四合，道路疑无。梅小仙瞄见了界碑，不无感慨，勒了勒马缰，吁了一口气，说：“唉，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她很怕走夜路，生在汉口，长在羊城，习惯于灯下马路，对乡间夜路视为畏途。而且，这次来鄂中，又听到不少兵匪为患，越货杀人的危言，更添几分怯意。她想在天黑之前赶到县城归宿，未如愿遂，因此，很是遗憾地道：“只剩几步路，还要摸黑！”

“嘿！我看你是有点归心似箭吧！”鲍佛先明知夫人的内隐，不便直说，只是笑着道，“今天够快了，几个钟头赶了百把里！”

“是吗？嘻嘻！”梅小仙人很机灵，她感到今日丈夫新任，言及夜路，会冲彩头。于是，回首眺望北山，欣然道，“嗯，真是春风得意，不觉路遥。是咧！我们把大洪山甩得老远老远了。”

“是吧，不瞞天转，也看山移，就知道有多少路了吧？”

忽然，梅小仙象发现了什么稀奇东西似的，惊叫道：“佛先，你看，你看！……”

鲍佛先随声举目，未见何物，不知所指。

“你看！那山凹凹里，那树丛丛中，忽亮忽闪，如火如灯，有的成行，有的成片，很有味道咧！”梅小仙目不转睛地盯住这奇妙的夜景，又把它和今日鲍佛先的荣升喜任连起来，助兴道，“佛先！城市火树银花，我习以为常；乡间如此奇光异彩，我还是鲜见寡闻。嘿！这仙宫幻影，迟不出，早不现，单单出在此时此地，万家灯火，遍地生辉，对你这个新司令来说，我看，是个好兆头啊！”

“瞎！瞎说个么事？”鲍佛先不仅没有笑和，反而一声怒怨。梅小仙不知缘故，见鲍佛先沉下脸来，默不做声。她困惑不解，又追问道：“这，这是为什么嘛！？……”

跟在身后的副官胡二，见新司令和少夫人发生口角，担心两相僵持，冲突扩大，闹得不快，不得不硬着头皮替司令代叙难言之隐。他走近梅小仙，小声道：“少夫人，那不是万家灯火，是纸火：今天是祭鬼节，乡里人在路上和坟地里化烧纸钱，祈祷鬼神，保佑平安……”

“不要说了……”鲍佛先拦头一吼，胡副官嘎然缄口，梅小仙弄明真谛，恍然大悟，瞠目结舌。再一听，就近旷野隐约传来阵阵喊声：“淹死的鬼，吊死的鬼，拣钱去，走夜路，莫吓我！……”

“走！”鲍佛先无意久留，催马前去。半截子路，本来是喜笑颜开、神采飞扬的同行夫妇，却弄得郁郁寡欢，伤了和气。

鲍佛先非佛非道，言神话鬼有何忌讳？其实，他勃然变色，心思沉重，根子不在于此，而在此次上任，凶吉难料。细虑起来，倍觉压头：

龙湖地处鄂中，背负大洪山麓，襟带汉水中游，势吞江汉平原；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尤其是它东连武汉，西通宜昌，南接荆沙，北扼襄樊；加之水陆交通方便，又有驰名中外的膏矿盐矿，使这颗鄂中明珠，成为东西之要冲，南北之枢纽，历来皆为兵家必争之地。石右灵特地起用鲍佛先独揽龙湖要职，其用心良苦，不言而喻。

鲍佛先虽然早年在黄埔军校镀过金，但后来仕途不坦，最高只当过区长。而今仰赖裙带，官升三级，不免受宠若惊，发下宏愿：誓为党国效忠，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并信誓旦旦地表态：赴任之后，一定执行委座既定之决策，坚决消除“异党”，决不让当年的“赤祸”死灰复燃。

鲍佛先嘴里说大话，心里却象打三棒鼓似的。他很懂得龙湖地区的奥妙，许多事儿比发誓难得多。眼前就有两个拦路虎不好惹，一个是遍布全县、摸不准人数的汉流会，一个是在汤池举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那个训练班，既不是私塾学堂，也不是民办武馆，而是以共产党为核心，以训练军政干部为目的的红色集训队。它的后台老板就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国民革命元老董必武，而且还有好几位社会名流支持。树大根深，惹不起还躲不起。那个汉流会不仅人员众多，成份复杂，无法无天，难以驾驭。而且还有一个驰名鄂中、名满江湖的双龙头大哥郝老大！此人与他老鲍还有不共戴天之仇。天晓得来日谁死谁手？

翌日，鲍佛先一扫暮气，整着衣冠，壮着胆子，踌躇满志地跨进了县府衙门。一阵喧闹，升堂理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该怎么烧？众人拭目，僚属静观。别看此公平庸，政治手腕倒是非同一般的。他司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赛龙湖。

时过两天，派到赛龙湖附近去刺探情报的县政府财粮科科长吴兴才，仓惶回城，向他报告了一个重要情报：

“县座！不得了呀！”吴兴才惊慌失措地凑近鲍佛先，煞有介事地说：“中共鄂中特委已经着手向赛龙湖汉流会码头渗透。汤池那个训练班还准备到赛龙湖镇周围去搞宣传哩！”

“啊？！”鲍佛先一听，屁股象锥子螫了一下似的，一下子弹起来：“他妈的！黄鼠狼专择病鸭子咬，哪壶不开偏偏提哪壶！”

吴兴才见鲍佛先急得象掐了头的苍蝇，背剪双手，在屋子里焦灼地踱步，那只红得象灯笼辣椒般的酒糟鼻子上，豆大的汗珠向下直滴，便开腔建议：“县座，是不是马上开个会，商量对策……”

“对！对！”鲍佛先揩了一把汗，吩咐道：“你快去通知，包括副司令侯靖廷在内，一齐到前厅来开紧急会议。我就不相信和尚会被尿涨死，一点办法也没有！”

“是！”吴兴才应声而去。

县府前厅会议室，烟雾缭绕。文武官员，一个个叼着烟卷，

睁着眼睛，望着头上青筋直暴的新县长，屏息凝声，等待训示。

鲍佛先摆起“将军”的架子，威严地扫了一眼齐聚的僚属。象发表就职演说似的开口道：“诸位！兄弟时乖命蹇，受命于危时乱世，自愧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尚希在座同仁，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啊。”

“为党国效忠，为县座分忧，理所当然！”一位身着云袍马褂的年迈“员外”，率先表态。话音刚落，周围附和一片。

鲍佛先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道：“目下日军北临信阳，东近团风，鄂中岌岌可危，情况非常不妙啊！”

文武官员一听这骇人听闻的情报，有的目瞪口呆，有的面面相觑，有的窃窃私语。室内空气，分外紧张。

“笃笃！”鲍佛先用手指头敲了敲桌面，场子又马上静了下来：“龙湖地区，乃是鄂中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兄弟受命坐镇龙湖，理当竭忠尽职，与在座诸公戮力同心，砥柱中流，以报委座知遇之恩，敬谢石公栽培之德。然而，龙湖乡土，历经赤祸，人心不悛。故前途将荆棘遍地，步履艰难啊！”

老鲍声声“赤祸”，四座官员忧形于色。

“尽管如此，然事在人为嘛！”老鲍琢磨火候已到，于是话锋陡转，“兄弟认为：御外，那是上峰的事。治内，才是本县的职守。抗战不力，殊然定罪。治内消极，也必定受诛！”

“县座所言极是！各司其职，自然皆然！”

“攘外必先安内，乃是委座之英明决策！”

“司令真知灼见，兄弟佩服……”

“将军洞察世事，可敬啊可敬……”

一阵阿谀奉承之声过后，鲍佛先又打开了话匣：“俗话说：独木难支大厦。前方残局，并非鲍某与在座诸位所能扭转，无

须气馁。然而中共势力趁机渗透龙湖，暗中活动于我山南水乡，谋图东山再起。这倒是值得警惕，值得戒备的。我等决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过了好一会，一位中年小官开言说道：“县座！依愚之见，共党插手赛龙湖码头，料难得手，不必杞人忧天。”

“何以见得？”鲍佛先大声问道。

“忆昔共党在龙王集创办农会之时，郝老大因请求参加红军备受奚落而怀恨在心。之后过境之红军，因破除迷信，打神毁庙，遂与郝老大兵戎相见。郝老大全军覆灭，左臂重伤，积怨之深，岂能轻易和解？”中年小官说着，面露得意之色。

“不尽然！”那位老“员外”捻须道：“愚以为郝老大与共产党之合流，势在必行。”

“请老公面命高论！”鲍佛先连忙说。

“方今，日军压境，家国危殆，郝虽一介莽夫，不明抗战救亡之道理。然洪门素以抵御外侮为宗训，故其必将与日寇决一雌雄。据说彼已在赛龙湖一带深沟高垒，准备抵御日军之入侵，保卫桑梓之百姓。共产党之坚决抗日，业已见诸行动。可料龙湖枪声一响，共党与汉流同气相求，能不捐弃前嫌而携手？”

“老公之言甚是。”又一位年长的官员起而附和，“据悉那次伤郝之过境红军并非共党正统部队，又曾盛传疑为土匪之乔装。设若如此，愚料定，真相大白之日，便是共党汉流携手之时。故谏副总指挥宜虚怀与郝和解，免其坠入共党之网罗！”

鲍佛先的脸上掠过一丝微妙的神色。

“什么？要鲍司令跟郝老大和解？水缸跟炉子是靠不拢的呀！”这时，县保安副司令侯靖廷插上话来。他摇摇头，讲道：

“郝老大一向敌视鲍司令，几次得势，锋芒直指鲍公。鲍老太